





朝鮮撤兵留兵議

朝鮮已亡

皇上命將出師舉全國而昇之

恩德無與儷以倭來而出師以倭去而振旅於名甚
正於費甚省伏奉 聖旨若不留兵孰防後患令

臣等後長計議臣竊揆度情形計量勞費夫關白既
死其名酋大帥爭權爭長無暇遠畧即使其國輯睦
亦必不能合六十六島戍師以出如前日也直以倭
入釜山盤據已久如見我兵既撤或將生心此則不
必合諸島之兵用舉國之力偏師一出亦非朝鮮所

支蓋今日之倭可保無併吞朝鮮之謀而不能保無竊據釜山之謀若其鬼窟既立蠶食漸深朝鮮復來告急異日更煩措置 朝廷業已經營數年豈惜一二年之餘力與其過而置之無益過而防之則議暫留兵者未必非計也第須外計兵力內計物力使供餉無過耗費中國屯兵無過騷擾屬國乃為得策耳漢立西域都護皆取諸國供食不煩轉餉唐平百濟新羅即今朝鮮之地亦因糧於彼未嘗以餽運繼之今日空中國之士馬竭中原之帑藏即念彼出本色

我出折色已為向來所無之事乃本色所費少而我所耗損獨多此何理也各邊正額軍餉尚缺一百三十餘萬海外久戍費何從出中國防夷如富家防盜聲耗既急內外須防門戶藩籬皆有守護若其漸緩自可量裁獨留一重亦足自衛今倭患漸息此正緩而可量裁之時若撤兵則所備在內守門戶者也當散外之戍兵而量留其精銳以益海上之防若留兵則所備在外守藩籬者也當汰內之冗兵而量移其糧餉以充海外之用若外欲留兵幾何即於登萊天

津淮揚蘇松量汰老弱以其食作留兵折色令所留之兵與所汰之餉數足相方若東師既撤之後即以其人照今日所裁兵數補還原伍蓋撤即守在海之內不撤即守在海之外總之此兵此餉耳俟倭氛盡息之後然後總以兵餉盡歸民間此亦設防省費權宜之一策也又朝鮮兵荒之後人少地多若與該國議定將海外之舟師給與可耕之地令其屯種以給軍糧成熟之後供億自減要當以我之折色與彼之本色相無減退不得借口有地給軍獨克彼國本色

各該將道必以實心實事行之更當申嚴軍令不得侵彼地界奪彼財物私彼婦女強役使其民為耕種而我軍收其利益數年以來在我惟恨彼國出糧之少然侵奪蹂踐在彼則不啻費矣存亡繼絕之義其君臣或有相感在彼民則不啻怨矣若能立定約束如孔明之屯渭水軍無私焉一切無名騷擾盡皆嚴禁則雖稍益其供軍之餉亦彼之所樂為也蓋欲撤兵則一撤即完局矣不撤則須計萬全為彼之利無以為我害終前之局無以挑後釁乃可庶幾耳若餉

不能供兵不能戰使我與屬國以德始以怨終則固
不若速撤之為愈也

礦稅議

今天下所謂嗷嗷礦稅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
包陪驛遞之騷擾參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
告訐官府之繫逮此皆因礦稅而起者也今日之事
朝廷歛百萬之財猶凜凜不足而於失億兆之心已
自有餘顧其所得在近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為
必然而害在一年二年數十年之外以為且未必然
當此時而有龍逢比干之心濟以蘓秦張儀之口有
能移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柰何人臣逢時

艱難欲去不得且當就目前事勢量為調停使無及於大亂而可以待異日之覺悟夫礦稅之大害莫甚於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內外爭而激

上怒則有權挾

上怒以鉗制恐喝士大夫則有

權爭小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操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自結於其下不肯傾橐中裝以乞哀憐於上下所以為之謀者不深上所以護之者不固則士大夫之禍不重彼之勢不張與之鬪者固其交而張其勢者也今欲減其權莫若稍杜其爭端而欲杜其爭端莫

若分其事任而無與有司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立於市其鬼彌害人彌畏鬼若使人神不襍揉則鬼之權滅矣今使貂璫以礦稅督責有司儼然臨長之有司盡奔走於其下此鎮守之勢也愚請勿靳惜其費而惜其權若其有制則其居不過倍於在京之監局其行不過倍於進鮮進衣之使若其無制則今日之勅使遂成他日之鎮守倘有可以明省小民之錢而暗節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以夙夜以圖者也請以聞於上曰中外之爭非國

家之福也漢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漢亦繼之唐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唐亦繼之今日中外諸臣有爭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撫按調停之調停中臣不聽也則何若朝廷先為調停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稅付外臣而內無與焉壯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萬舉此而天下可知也額既定矣中臣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減則莫若以付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

者不徵有司雖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即欲加有司以阻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為歸德歸怨於上者習見則淺驟見則深蠲租賜賑孰不為予惟徃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德者特使故也徵租斂稅孰不為取惟近歲之抽稅民無不歸怨者亦特使故也若以屬之撫臣撫臣得便宜從事通融補贖民不稱擾見以為地方常有之官行地方常有之事此則利之歸內帑者不喊而怨之歸朝廷者減矣礦在山內臣採之又使有司參之採不得則派於人夫派於地畝有

司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既曰官四民六
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
為計莫若環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藉其民以
為礦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
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如上林苑之菜戶南海子
之海戶易州山廠之廠戶明立疆界無相偏奪有司
即欲阻撓而不可得中官即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不
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
內臣如此則內外之爭即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

減矣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叅隨之
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
十之七而於內帑之入未有損也 朝廷取郡國山
澤之利以實內帑而留羣小騙詐需索之財以還民
間上不止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
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 皇上自悟而自斷
之威福不假於下而恩德盡歸於 上以此關說
亦知其未必入也倘可僥倖十得一乎或曰是說也
其尚出戴盈之下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輕

今有嚴姑於此欲鳩其赤子為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而死且益速不得已而薄其鳩使須臾勿死以俟尊嬪之回心耳愚之為是說豈得已哉

奏疏

為三陽屆節三禮屆期懇乞

聖明早賜舉行以隆

宗社大慶疏銓部稿

臣等以 成諭久頒

大典宜舉屢疏披陳未

蒙 賜報臣等切惟儲為春宮震為長子舉大禮

宜以春謹以立春之日合詞上

請謹按冠禮十

九見正而冠婚禮之行率以仲春詩人所為詠挑天也今遇新春 皇子年十九矣見正月矣屈指則仲

春矣考古禮參時令無一毫不合者禮不可更緩時不可更待惟 皇上垂聽焉臣聞漢臣有言參建

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冠必於廟婚必廟見 皇上

臨御二十有八載而 清廟之中始見此盛舉在

天陟降寧無快然 皇上試推 九廟之心而

禮可速舉也父母之愛子也又愛其子之子

皇太后自含飴弄孫以來日昭昭焉望其成立也冠

禮行始勝衣冠矣婚禮行始望似續矣子以及子鴻

儀快觀於東朝孫復生孫燕喜倍增於長樂 皇

上試推 皇太后之心而禮可速舉也夫舉大禮

者緣人情者也時未至不敢舉愛惜之也時已至不

得不舉體悉之也無論 累朝以來代有彛章即

我 皇上十歲而冠十六而婚至十九則莞篔簹之

夢已徵震夙之祥已協矣自天子以達於下禮即不

同人情不相遠也 皇上試自推其心而禮可速

舉也往時未奉三禮並行之諭羣情無不日夜以憂

者及去歲沛然 發德音無不相向手額以賀者

未及期無不引領翹足以望者及期無不萬人一心

萬口一詞以請者喜極而望望極而疑疑極而憂已而得所請則又復大喜此其故何也欣戴 皇上

而因及於 皇上之子遵奉 聖諭而必觀於

聖諭之行耳 皇上試推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

心而禮可速舉也蓋臣等今日之請與往歲異往時

陳請雖切 成命未頒諸臣廷諫之意多發端自

下而 上繼之今日之事則 聖諭定於一年

之前而公請於一年之後故臣等將順之意多決策

自 上而下守之夫 儲宮天下之大本也冠婚

天下之大禮也 君父有成命而臣子奉之天下

之大順也去歲有成言而今日踐之天下之大信也

願 皇上敦大信成大順行大禮建大本以安

九廟之靈奉 聖母之歡於 天子益尊天下

益安而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心益服臣等不勝欣

忭懇請之至

釋義似續詩似續妣祖 燕喜詩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也長樂漢長樂宮 莞簟莞蒲席簟竹席詩下 震

夙詩載震載夙震 夙詩載震載夙震

為中使釀釁多端飾詞過實懇乞

聖明察事理收人心以遏亂萌疏銓部稿

臣等聞唐臣李晟有言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臣等伏見比來稅課日亟拿解日繁既不敢驟諫又不敢緘默人自為說又恐傷煩故敢齋心合詞以聞於陛下竊惟自古小人欲欺君罔利必誘以說之所必入而激以氣之所易動使人主一聞即怒其意轉堅而後可以假竊威福從中取利雖至壞國體傷士氣業民怨而已不與其憂今之紛紛言利者

皆誘以說之所必入者也恐地方官員不堪擾害或有異同則以阻撓之說先入主聽凡有爭禮爭議不善奉承者皆以阻撓坐之上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說進安得不怒恐天下百姓不堪必致激變變則已且得罪則以主使之說歸罪有司預自解免以先入於主聽凡有民怨民怒呼噪爭執皆以主使坐之上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說進安得不怒乘機之易入借迹之相近假作張皇之狀濟以誣誕之詞但得陛下下一怒則人之罪立成而已之是非曲直

更不復問以致雷霆屢震繫逮紛紜知府吳寶秀逮矣推官華鈺逮矣知州甘學書逮矣知縣吳宗堯韋國賢王正志吳一元逮矣巡撫叅兵備逐而有司之謫者斥者不與焉彼既陰操上之喜怒而明制下之禍福因以恐喝天下奴隸有司魚肉百姓天下知而不敢言言而不得入幸而奉 旨詰問如中書程守訓不過罰俸兩月而止 陛下試虚心觀之諸臣即有罪視守訓輕重大小何如哉彼以所侵 朝廷之錢用以買 朝廷之官因而虐 朝廷之民壞

朝廷之法有奸如山寂無一事而銅墨之長稍忤中
官朝服冠裳夕被桎梏大罪見釋小過見執無乃失
事理之平乎此猶 國家臣子耳臣子猶之婦也若
諸生則聘而未醮者也今以未醮之婦而翁姑先已
束縛而笞箠之里黨觀者謂何哉廣東舉人勞養魁
等逮矣遼東武舉生員鄧承舉等逮矣雲南生員張
聚奎等逮矣湖廣生員沈希孟等十餘人又逮矣以
中使差役之橫至於搶人之財姦人之婦搯人之乳
暴人之骨人情危急號呼自救死不擇音又盡以為

鼓譟而執之道路觀者皆謂此輩誦法孔子何大罪
而繫虜若此凡其同類有不傷心酸鼻者乎

憲宗時內臣王敬段英與千戶王臣假購書採藥等
項公差虐蘓州之民諸生陸完等與之相關巡撫王
恕叅疏至 朝廷逮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淨
軍王臣棄市諸生不深罪也今日陳奉等之罪不減
王敬段英叅隨橫肆過於王臣遠甚諸生即與爭不
過如陸完輩而稍甚耳撫按之疏不報內臣之疏獨
下諸生南冠而繫者相望而彼輩不一問也無乃與

憲宗異乎以一二內臣而至於逮士子二三十人以
此二三十人之逮而盡失海內士子之心臣等竊為
陛下惜此名也夫以陛下之官與陛下之
士尚自不能與內使之參隨抗矧在小民更復何言
彼官與士猶須上聞耳小民即徑自夷滅矣家搜戶
括頭會箕歛圖財致命勢如兵火拋妻賣子價比雞
豚農不得耕耘商不敢貿易號哭之聲上徹霄漢冤
憤之氣蒸為氛侵顧柰何令陛下得聞之財聚
有必散之理民窮有必亂之理然古之為害速而今

日為害遲者亦自有說古之取民者貧富同被之貧
者先盡即為亂矣今之取民者先及於富富人常少
未能為變貧人得變亦未遽變至於膏脂盡竭骨髓
盡乾富民盡化為貧民貧民盡化為奸民卒遇水旱
連年饑荒接省民無可仰貸官無可賑給弱者坐而
待死強者死中求生則相率起而為賊耳今日且未
論天下亂與不亂但問人心離與不離王道以得民
心為本陛下所得於天下者幾何而失民心至
此乎臣等願陛下深維大計收拾人心免逮外

更量從降罰以收臣子之心免逮諸生以其事付撫按問理以收士子之心詰責中使繫治棍徒盡罷取民害民之事以收九州四海蒼赤之心則天下幸甚若尚未也則請責各處巡撫布政司照議定額數催徵類齊撫臣交與內臣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內臣但取足於撫臣與有司更無相涉則爭端何由而起有司欲阻撓主使而不可得內臣欲加有司以阻撓主使而不可得其餘撥置原奏奸黨盡數究逐省事息爭亦不得已之下着也臣等深憂過計又有進

於此者臣聞域中有二權操利權則天下奸狡貪肆之民歸之操兵權則天下猾賊強狠之民歸之今高淮抵掌談兵事梁永請兵馬護衛巡歷邊疆而陳奉所招民兵至數百人出入被甲胄執干戈以自衛此其漸不可長也 陛下試觀此等形狀若非害民至極何苦與之為讎若非人人欲殺何事而陳設兵衛若此以數百人為兵歲不下萬金養之若所侵漁不十倍於此則輕棄萬金以養此何為今日一人倡始諸使必皆效尤以掖庭永巷之臣談吹角建牙之

事則與唐之觀軍容使何異古來內臣之禍唐甚於漢說者以為漢不典兵而唐典兵故也天下事作始甚微流禍甚大竊之甚易收之甚難正統中曹吉祥之亂亦可鑒矣今日宜深防其漸而嚴杜其始臣等不勝惓惓憂國之誠惟願陛下自為社稷長計耳

為類奏災異疏

禮部稿

竊惟天地間稍失其常者皆謂之異失常之甚令人目駭而心怖則異之異也今歲奏報如黃河源竭星妖再見孝陵起火等變皆前古所希觀除臣等禮官奉職無狀不勝震恐席藁待罪外年是妖不自作皆由人興今歲天變何以獨甚於往惟臣請得而言其故天之仁愛人主甚矣天不言示人以象蓋日夕冀人主一悟悟而改也當其迷而未悟之先則其譴告者猶小及其悟而不改之後則其譴告者常大

何者迷而未悟悟之日可待悟而不改則改之日難期也 皇上為天宗子呼吸常與天通通者一二新
政未合天心而幸今年二月於 靜攝之中下省躬
之諭罷礦稅停燒造雪誣獄錄廢臣煌煌數語盎然
春温乃渙汗復反屯膏未下 皇上有此美意天欲
成之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又欲警之於是乎
示之災異又示之恠異河竭於秦星變於閩此猶在
遠耳至於群星亂流為邦畿萬眾所睹鍾山起火在
根本發祥之地此其譴告豈不深切著明哉凡災異

之來人情未嘗不動色相誠久而漸安之又久而漸
玩之則不但視天變為常而視避殿減膳群工修省
之文亦常矣天下之患莫大於以異為常往時群臣
數日不朝見為異今數年不得一瞻望 翠華以為
常往時章疏一二留中為異今大半不報以為常往
時或點陪或另推為異今京堂缺至二十人藩臬以
為常採山之始中使與部郎金吾分道而馳為異今
開礦不已轉為收稅餘鹽不已轉為漏契變產不已
轉為捐資珠池不已轉為寶井無一地而無中使以

為常往時採權使者害一命官為異今遷謫不已而編民編民不已而繫逮以死甚而天潢苗裔亦被摧折無一人不被中使之害以為常天下可驚可愕之事相率以為習見習聞而往時常行之政令偶一舉行反視以為曠典異數以常為異以異為常以此而求挽回天意消弭災變不亦難乎夫群臣比肩事主彼此不能相諭而望精誠格於君父此為一難一體君臣近在交戟不能使其說一入而望窮簷下姓疾痛愁苦聞於萬里重閣之上此為二難士氣

銷矣民情鬱矣蓋亦大其聲以疾呼而不能自達乃欲以人事符天意回上帝之疾威而求其昭格此為三難臣以為堂簾之上元氣之始也咫尺之地通則無所不通咫尺之地壅則無所不壅伏願皇上以泰交一事為弭災首務延見大臣修明政事罷言利之事不便於百姓者批荅章奏明示群臣以意補缺官而程其功效仍諭群臣同心憂國方當時事艱難正如風濤舟楫安則同其福利危則共其禍敗安得自分彼此安得自營身家陛下收天下之心以

同憂用天下之才以共濟以此仰承 天意轉災為
祥在頃刻耳伏惟 聖明留意

為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銓部稿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今日三輔嗷嗷民
不聊生草茅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群無以晝劫道
殫相望村突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
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
新穀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
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
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摧徵行旅

艱難水陸斷絕以至百物湧貴市井消條且庫銀不
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
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
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險但憂連險數年以來災
警洊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鴈糞
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
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
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
涸也彼溢此竭東攘西歛相尋不已而至於九年七

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興
傾國之師車糶馬蕭行齊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
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
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與貂璫之使已出
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
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
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
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
畧以十分為率入於內帑者一尅於中使者二瓜分

於叅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不與焉 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曠苦稅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於如此知之臣固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

與命相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十人而十矣

人已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叅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離湯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 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矣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為甚 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

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為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從古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又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既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為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

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為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為長慮哉民既窮矣既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畧百萬有如一地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地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

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
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
即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
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治安
而何以不傳至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
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黷
貨之名留於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
之異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竊觀皇上作用譬如神龍
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 皇上起之亦自 皇上止

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
臣伏讀 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
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神新而兩漢明帝時釋繫囚
而兩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
儒半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
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 聖明在上寧無
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
肺石可以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
應京為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

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紲於此遠近傷之 皇上重
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為寬輕處此
一人無損於法而天下皆以 朝廷為是惟 皇上
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
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
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 陛下加意於臣等之
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正士風文體疏

頃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載勳惑
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
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于一也統于聖真則
諸子百家無敢抗焉統于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
異焉 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
外不列于學官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
所訂者為準蓋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
所謂聖真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

而猷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騫新奇新奇不
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
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
以寔為空以空為寔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
以放言恣論為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庶耻為
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于聖言取聖
言有字字無字者強同乎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
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
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則至要亦至詳童而習

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
之外博極群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異教之殘膏
碎如以中華之音雜魑結之語語道既為踳駁論文
又不成章世道潰于狂瀾經學幾為榛莽部科交列
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
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
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竒儻則鑒裁不
一也同是違制而或叅或不叅則法令不一也同是
被叅而或以為當處或以為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

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燬異說去年亦奉有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燬一書等經學于弁髦得 詔書而掛壁如此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于聖人之言與 天子之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為準違聖言則叅不違則否背王制則叅不背則否勅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年而士習不歸正文

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徃徃以士大夫好尚為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脩政立事主於為國其議論必與寔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為其議論必竒僻窒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齟齬之餘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自為二氏

自南宋以來于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吾道之外非 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于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頽波于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屆也惟 聖明留意焉

遵

祖制酌時宜以求治安疏

臣聞緣法而治者要在識大體持法而議者要在急先務法以一天下故先王創法後人循禮雖百世不變者大體也守 祖宗之法相時度勢變而通之擇今可施行者而從事焉先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即明約束脩制度其所為章程功令至末年而始定繼世而後因故業蒙遺策而莫敢易制為萬世開業如此此非至善無弊者哉顧天下承平日久法漸壞于因循弊漸生於玩愒及今不為申飭則頽

靡不振必至于極重而不可返天下亦且安常嚴故
抗弊巧法而莫之誰何如此則失所以立法之意矣
臣竊以為宜勵精祛弊定畫一之規復祖宗之舊
而勿使弊生其間今上之詔下如懸衡石輕重較然
而天下亦且兢兢奉法不失尺寸則上下無異意此
安寧之術也謹開款上陳惟陛下留神采納為一
明官守夫明王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載在諸司職掌
者可考鏡也如監司職在激揚糾察淑慝則寧折勿
缺守令職在撫循守法循理則寧寬勿猛此定制也

今有司新進多英敏而乏渾厚監司老成多持重而
少風裁甚者下官可否不待報專與上意相左而監
司反溫其容屬其言以釣謙和之譽職事不脩名實
相紊亡過此者臣以為監可以守已端潔雅持憲度
者為最守令以清心省事安靜不擾者為最若容容
持祿及尚一切武斷者雖有賢聲悉置下考其賢不
肖必以功實為準撫按不以實聞者必罪之蓋賞罰
其舉劾之人則舉劾不敢不公舉劾公則是非定而
官守所由辨也一定律令蓋洪武元年初頒布大明

令其六年乃裁定大明律以示天下其後臣僚所謂
一時便宜復著為例例所以濟律所不及而與時宜
之者也然律例紊則析請托比日以益滋自典文者
不能分明而何以匡元元之不逮謂宜簡明習吏事
之臣更定其繁復細加發明律與例不合者並有所
取裁而要之以律為準則官不得以意為法而吏不
得以法為奸此治體也再照 祖宗時刑獄並無淹
禁歲時者今有司不詳推鞠概從延緩有罪者不以
時伏法而無罪者久繫待讞甚者指實以明之鍛鍊

以周納之即駁再問卒以案獄既成相視唯諾此並
屬違制而不可不亟議革者也一議 宗藩宗藩仰
食縣官歲優祿而逸然國初親王祿米五萬石數歲
而裁為萬石或千石蓋遞減之法也 祖宗將軍以
下有才能者宗人府俱以名聞蓋變通之意也今嫡
長世及支庶遞降名在王牒者三萬有奇即蠲天下
租稅之半不能贍也謂宜自將軍而下才且賢一體
叙用準以王親事例不許任京官握兵符其他有虛
名而無食祿者盡弛諸禁農工商賈從便為之臣讀

廣陵曹豐林之奏或欲開選舉以為仕進之階或欲定
子女以杜宗室之詐則為宗室者曷嘗不欲變通哉
今誠按而行之則國賦必省而於 祖制又不謬也
此計之便者也一飭學政臣嘗讀卧碑而見廣厲學
官之意當是時督學諸臣必簡經明行脩孝弟有聞
之士不稱則寧他授而為是官亦多以道自重人莫
敢干以私至於今而督學之官少輕矣虛聲賈譽高
坐待遷俸實一開人懷競進故邇來士習頗稱凋缺
且督學歲一試諸生與諸生一再見耳教條之外無

訓詞技藝之外無他說何以收其放心而改其故步
哉宜簡學行兼優者為士師表飭躬敦行不為私交
勅內事宜並宜着實舉行不得以虛文應令而又尚
貞靜以消天下躁進之心則士風可正而吏治未必
無補也一同風俗 祖宗時居舍章服各有差等大
夫士民不相奸也故仕者各隨其秩無秩者雖富無
所芬華要以別上下之等杜侈靡之源今遊食之民
魚斗食之儲而媮衣其食以苟旦夕之適富人乘堅
策肥履絲曳縞以其富厚冠蓋交遊夫俗慕其不如

而趨恒相率而靡耳近時雖嘗禁之而法有行有所不行則人皆冀其不行久之則行者亦不行矣謂宜特下明詔令士大夫敦朴崇儉以為天下先而民有因仍舊習者並逮於理而尤嚴于富厚之家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則風俗正而教化可興也此五者非臣億說也不過守祖宗之法不失其舊酌以時政令可施行而已譬之於樂笙磬管鑰樂之制也徐疾高下音之節也天下未有制不備而可以言樂亦未有不察其宜而可以稱備樂者此化理之喻也

臣伏見

陛下勵精圖治嘉與天下共臻蕩平之路故臣敢布其愚惟

陛下採擇

吏部公本

竊以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
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是惟鉅典
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闕下既離舊任未
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處遽改部曹之
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
其艱難人不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祖宗以來並
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
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違二百年之考選至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為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惜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徵已而復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窺况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之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毀忽譽之口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言冷以前博選精擇之旨都無睇着詢嘉納儻之意總屬空談此

臣等所為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謫官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士有撫襟累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官不過行取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以徵召是使平常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為部院採訪何用畧無風勵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為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材惟上所養

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資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
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
向早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
材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
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煉守彼三緘影銷
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又不
敢為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諾委靡退沮必自
此始此臣等所為人才惜者也緣諸待命既久中外
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人觸忤不欲後人效

之或謂因朝政闕失不欲臣下言之事未必然人言
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結知君
父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出忠悃不
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况
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壘受瓶恥李代捭僵
辟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
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衮職
缺與不缺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有妄言
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

轉為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奸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為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伏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來求言納諫嗚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明詔惟望斷自

宸衷則聖德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

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臣等相碩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媿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釋義

有識所窺季布為可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

即一月見罷季布曰陛下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者有以窺陛下班生之塵唐玄宗時人多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清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

倪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
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終

